四庫全書

子部

梁谿漫志卷五

宋 費衮 撰

優孟孫叔敖歌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

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

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史記所載如此予嘗游浮光叔敖即是郡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予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

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涕泣數行闕一字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闕一字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絶奇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

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録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録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譁服謝辠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其意葢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據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為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别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為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

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容五雲樓殿鏁鼇宮而東坡和云卭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峩眉一畒宮蓋本諸此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為父子二疏傅受乃廣之兄子而班固書曰即日父子俱移病又今人稱父為大人而此書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諸父亦通稱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皆尊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為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辭香稱為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為傳乃加子於上

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往行豈獨資談柄為觀美葢欲施之用也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

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之舉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

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寖髙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葢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觧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温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葢自有以樂之也

温公論商鞅

温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還為國害喪地

七百里竄身大梁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於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温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説何耶公於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辨高祖卧内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即卧内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為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尚當知之豈有其主

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令乃使人晨入其卧内稱漢使者至麾名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門辟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安在邪設或敵人倣此而為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襲奪其軍夫為將而其軍每為襲奪則真成兒戲爾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益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

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簏意未能平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汙史筆尚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為人奴不為過也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

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傳旨省中爲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予謂明皇怠心已兆於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吏不肖則一事隳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是面加開諭使崇曉然於心豈宜傲睨峻拒忿然不荅則是厭萬幾之繁畏惡之意已形於外不復顧省矣其後竟委政於李林甫專擅國柄付邊事於安禄山卒致大亂蓋胎於拒姚崇

之時也

鼂錯名如字讀

鼂錯之名古今皆讀如措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仗梁劒於東郭訊景皇於陽丘爰信讒而矜謔殞吴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愽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玆沮善而勸惡據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不然不知岳何所據耶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去聲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為一句生得無笞罵足矣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予謂其源蓋出於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政如崇山峭辟先後崛立愈險愈奇班固蓋法

此

作史華實相副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作史者當務華實相副須能摹寫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爲盡善若惟務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没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仗劒而坐口正沫出觀口正沫出四字則始皇鷙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作史之法當然也

論季布

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吕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丘來見初無他說止進諂辭以悅之謂其得聲梁楚間欲游揚其名於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為布者當罵而弗與通如袁盎之絶富人可也顧乃大悅引為上客布至此何謬耶

辨唐太宗臂鷂事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鷂望見魏徵來納之懷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温顔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徵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誤抑豈二事皆然適相似耶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人

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内宴樞密使不當坐李琪爲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議嫂叔之服崔梲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乎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粧非今人唇傅黑膏予常疑霄漢星辰之尊而粧飾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觀唐五行志元和末婦人爲圓鬟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

烏膏注唇狀若悲啼乃悟唐之俗工作時世粧嫁名道子以紿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往往道其語予常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眉於幽憂悲憤之作而顧稱名士耶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桮酒真達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懟形於色詞揚己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

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詞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沈淵葢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絺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筭也

四六談麈差誤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伋作四六談麈王性之^銍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麈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

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

又云叔祖逍遥公謝顯道也初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以

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仍為作謝啟云刻石刊

章偶逃部黨按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

令綦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

崇寧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

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為請于朝復得一

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

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為是正之

莊嶽齊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注莊嶽齊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内宫弗克又陳於嶽注嶽里名也曹黍為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盍謂嶽市乃齊闤闠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梁谿漫志卷六

宋 費衮 撰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獨存殆猶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授范仲殳有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陜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瓦數

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

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

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見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於甘露憲宗勵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冲人坐守成筭而董韇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

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争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寃遠同疆漢雪渭水之耻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溫公論碑誌

温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强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於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

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在魏公旣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志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葢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壙中則終無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詇墓則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嵗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敘寬念奴事云須臾覔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然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甞論文潞公燈籠錦而唐林夫坰甞以新法

彈王荆公後人文字間多誤謂父子論宰相爲唐氏一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貿肅之子淑問林夫之父彦猷詢俱嘗爲監察御史唐氏父子皆爲臺官則有之至論宰相則非出於一家也

文字用語助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灝灝噩噩列於六經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

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没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廹之態二公固以爲游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録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啟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蘇鞨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旣嫌會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叅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絁帛四十餘

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即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歳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林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録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廋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才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録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略安有無姓之理母媪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歐陽公歸田録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啟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蘇䩱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叅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紬帛四十餘

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即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為之作啟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林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録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為廋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才者謂林靈素㦯朱勔也他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録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略安有無姓之理母媪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一名執嘉歐陽公蓋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酩酊無所

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輙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脇顛倒狂迷反爲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諸賢之盲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爲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爲觀其文淺陋乃舉子綴輯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於建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於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於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爲天下最其用他州户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敝賢蒙顯戮閲前日賓興之數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衆苟依常格推恩非

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一名執嘉歐陽公蓋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酩酊無所

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輙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腸顛倒狂迷反爲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諸賢之肓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爲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爲觀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於建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於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於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爲天下最其用他州户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閲前日賓興之數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衆苟依常格推恩非

古人尚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於是知州事若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遷宣德郎諸生相與刻詔書於石而信安程子山俱爲之碑是牓晉陵張氏宰寀後改名宦宇無錫李氏上行端行兄弟皆中選初張氏崇寧中叅政公守旣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實復以上舍試禮部中優等偶戾式被駁於是郡太守徐公仲取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牓其閭曰椿桂坊是舉也邦人仕於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

大父（諱肅）亦是歲貢士也高宗開大元帥府於鄆實在
䫻運幕中後駐蹕廣陵首召入館館罷歸隱錫山建炎
末樞密富公（直柔）爲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叅政陳公與
義中書舍人張公（闕名）論薦高宗記憶先大父姓名亟
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獨不起叅政
張公（守）累書勉諭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
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青唐𪊟山邊費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檄差專一主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物二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於瓦橋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曰降賜庫而河朔諸郡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吕元直爲河北轉運使以本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顧吕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爲功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官屬六百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盂重五十兩比比皆是

至結局第功上等轉五官陞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户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寖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爲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爲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

古人尚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於是知州事若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遷宣德郎諸生相與刻詔書於石而信安程子山俱爲之碑是牓晉陵張氏宰寀後改名宦宇無錫李氏上行端行兄弟皆中選初張氏崇寧中叅政公守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實復以上舍試禮部中優等偶戾式被駮於是郡太守徐公伸取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牓其間曰椿桂坊是舉也邦人仕於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

大父諱肅亦是歲貢士也高宗開大元帥府於鄆實在餽運幕中後駐蹕廣陵首召入館館罷歸隱錫山建炎末樞密富公直柔為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參政陳公與義中書舍人張公闕名論薦高宗記憶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獨不起參政張公守累書勉諭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青唐鄯山邊費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檄差專一主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物二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於瓦橋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曰降賜庫而河朔諸郡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呂元直為河北轉運使以本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顧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為功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官屬六百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盂重五十兩比比皆是

至結局第功上等轉五官陞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上户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寖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爲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爲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

適三十年蓋熈寧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爲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公彦出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熈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爲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乎李公葬州之横山民病痁者取其墳

土服之輒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孫也右道鄉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於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塘葛橋至於土橋以入於漕渠近歲堙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祖治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多隙地寖爲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爲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

主者爲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即陞座鳴皷集衆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未着霜好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目不語衆愕眙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於刋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既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陽公記李陽氷書忘

歸臺銘等三碑比陽氷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澌生刻處幾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儻遇此等石則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鎮傳叙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卧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叙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傳贊掇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適三十年蓋熙寧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爲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公彥出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爲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乎

李公葬州之横山民病痁者取其墳

土服之轍愈今朝散郎撰乃具孫也右道鄉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於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塘葛橋至於土橋以入於漕渠近歲堙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熈十四年林太守祖治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多隙地寖爲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爲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

主者爲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即陞座鳴鼓集衆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未着霜好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目不語衆愕眙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於刋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旣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陽公記李陽氷書忘

歸臺銘等三碑比陽氷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儻遇此等石則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鎮傳叙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卧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叙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傳贊掇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夫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爲酬恩讐設耶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爲此言何也

張横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覲者凡十四年歲月既久塼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於柱

後人爲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黄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

詩云漫逸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為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為讌遊之玩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為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為賦詩其略曰唤錢作兄真可憐唤石作兄無乃賢望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叵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叵可字蓋重出如安禄山傳叵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游戲其間後之好事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大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爲酬恩讐設耶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爲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覩者凡十四年歲月旣久塼上雙趺隱然泊北歸乃書此事於柱

後人爲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黄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

詩云漫逸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讌遊之玩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爲賦詩其略曰喚錢作兄真可憐喚石作兄無乃賢望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叵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叵可字蓋重出如安禄山傳叵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游戲其間後之好事

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其字畫之工哉至於學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間足以想見其爲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

而求之

梁谿漫志卷六

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况其字畫之工哉至於學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間足以想見其爲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

而求之

梁谿漫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梁谿漫志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劉澐

梁谿漫志卷七

宋 費衮 撰

作詩押韻

作詩押韻是一竒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竒如作梅詩雪詩押暾字乂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荆公和乂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胷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着意要尋好韻而韻

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為好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强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云忩傾白蜜收五稜細斸黃土栽三椏自注云來詩本用礰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且東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之不以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以不勝

梁谿漫志卷七

宋　費袞　撰

作詩押韻

作詩押韻是一竒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竒如作梅詩雪詩押𠹭字叉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荆公和叉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胷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着意要尋好韻而韻

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為奸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強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休閑等一味妄想生愧覥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云惢傾白蜜收五稜細斷黄土栽三椏自注云來詩本用硾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且東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之不以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以不勝

人爲恥必剗力冥搜縱不可使亦須强抑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

詩人詠史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别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

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汪遵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甚佳至如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眼中漫說重瞳子不見山河遶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為詩故也

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爲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詩作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

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胷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强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

人爲恥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亦須强抑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

詩人詠史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别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

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汪遵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甚佳至如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眼中漫說重瞳子不見山河遶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為詩故也

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為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為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詩作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子謂

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争雄非公胷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强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

非詩人此言可為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着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叙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陜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為之定祗

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檐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

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瀆求不齧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書鹵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

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氛所蔽昨日清卧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為竹林之遊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又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

非詩人此言可為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着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叙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陜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為之定祗

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檐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

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渲求不齧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書鹵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

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清卧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爲竹林之遊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又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

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得句方題壁間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邪賈島鍊敲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前陳衆所

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為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

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晃無咎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於

瑣字爲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予以爲不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茍其中不快則慘澹蒼莽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花鳥

卿輩意復易販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得句方題壁間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傕租人能敗邪賈島錬敲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與之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前陳衆所

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爲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

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晃無咎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於

瑣字爲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予以爲不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茍其中不快則慘澹蒼莽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

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淋露雲疎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鵓鴣舅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槩亦歸於幽怨白樂天有絶句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宫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黄金何日贖蛾眉則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

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見梅影在地踈瘦清絶熟味此詩眞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初無踈影花陰散蔓烏得横斜也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令人聞呼其名其

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淋露雲疎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鵓鴣舅槐花黄舉子忙促織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槩亦歸於幽怨白樂天有絶句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宫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黃金何日贖蛾眉則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吉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

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見梅影在地疎瘦清絶熟味此詩真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陰散蔓烏得横斜也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緑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

不怒駡者幾希至於文字間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已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縁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辨小冠益號文章縁兩李翃書制誥有諸韓二玄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内説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濶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羸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二州酒名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擘荔枝今叙州公醖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緑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駒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入參兩禁每

不怒罵者幾希至於文字間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内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已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辨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玄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内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濶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翩空過洞庭

二州酒名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擘荔枝今叙州公醖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綠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駒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入參兩禁每

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輙爲西湖之長晚謫恵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煕中秘書楊監萬里使廣東過恵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頴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毗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絶之筆聞於天下凡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葢姑蘇道士李懷仁所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狎而觀

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大醉索墨漿數斗曳茗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躑斯須龍成觀者失聲辟易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龍模寫工運筆之際輙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不斷却立而觀濤瀾洶涌目為之眩仰首近之凛然若飛流之濺於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畫龍處輙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曰道人龍中來

醉與神物會寫玆蜿蜒質日月為寘晦崩翻江海姿素壁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蕭森殿陰古衆真儼飛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著明珠靈秘一何怪爛爛照甍棟那得久在外偷兒伺酣睡不怕嬰鱗害願言慎所託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為太守過太平寺為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餘夕陽惟照一塔孤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偶逢老僧聽僧話道是辟間留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

傳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横看側看只麽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波横貫萬里濁浪之黄河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它波痕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梔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乙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覓官歸江西却相憶并州剪刀剪不得鵞溪匹絹官莫惜貎取秋濤懸坐側是二畫為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

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輙爲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秘書楊監萬里使廣東過惠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頴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毗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絶之筆聞於天下凡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葢姑蘇道士李懷仁所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狎而觀

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大醉索墨數斗曳茗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躑斯須龍成觀者失聲辟易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龍模寫工運筆之際輙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不斷却立而觀濤瀾洶涌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凛然若飛流之濺於面也郡人吴德輝因與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畫龍處輙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曰道人龍中來

醉與神物會寫玆蜿蜒質日月爲㝠晦崩翻江海姿素
壁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蕭森殿陰古衆真
儼飛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著明珠靈秘一
何怪爛爛照甍棟那得久在外偷兒伺酣睡不怕嬰鱗
害願言慎所託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爲太守
過太平寺爲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餘夕陽惟
照一塔孤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偶逢老
僧聽僧話道是壁間留古畫徐生絶筆今百年祖師相

傳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橫看側看只麽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波橫貫萬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它波痕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栀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乙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覔官歸江西却相憶并州剪刀剪不得鵞溪匹絹官莫惜貎取秋濤懸坐側是二畫爲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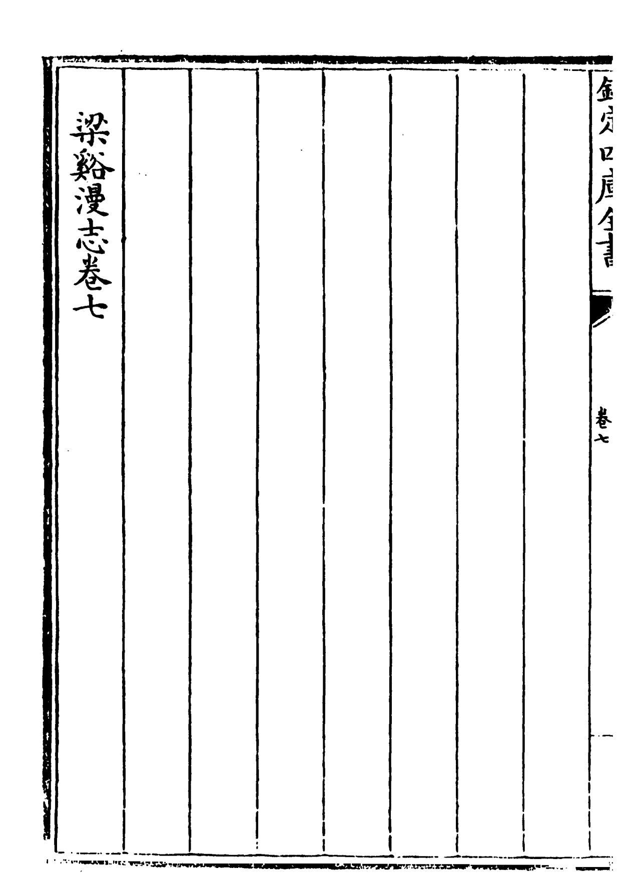
賦詠間眞足以傳不朽矣

畫水

東坡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間不容髪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累日經營不可促迫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

爲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則其畫不足觀矣



梁谿漫志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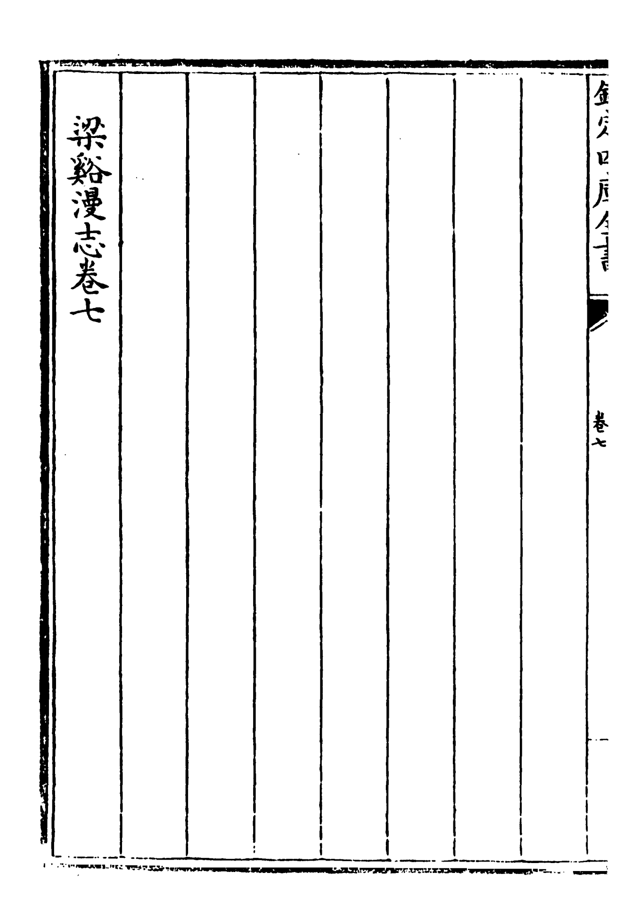
賦詠間眞足以傳不朽矣

畫水

東坡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間不容髪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累日經營不可促廹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

爲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則其畫不足觀矣



梁谿漫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漫志卷八

宋 費衮 撰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捄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歷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録於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

拜冬凛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疎畧必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爲知己者羞而内省實無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羣公日相攻訐非一端也九月末閒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君謩見過勝之言論之間時有高處二諫因與之辨析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諠然以謂訐及時政吁可駭也故臺中奏疏趙祐怒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然不快

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謩預焉時君謩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過邸門於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諸臺益忿重以𢥠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旣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陶翼本憲長所舉中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請也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賔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闈不遠以榷貨務較之孰近榷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盛若謂費用過當以商

税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爲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爲過賣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況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處帳管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外郡於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會當時本惡於胥吏輩率醵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爲民與貪

梁谿漫志卷八

宋　費衮　撰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捄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歷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録於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

拜冬凛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疎畧必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爲知已者羞而内省實無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羣公日相攻訐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君暮見過勝之言論之閒時有高處二諫因與之辨析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諠然以謂訐及時政吁可駭也故臺中奏疏趙祐怒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然不快

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謩預焉（時君謩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過邸門）於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諸臺益忿重以纖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陶翼本憲長所舉中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請也）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闈不遠以榷貨務較之孰近（榷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盛）若謂費用過當以商

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爲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爲過責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況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處帳管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外郡於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會當時本惡於胥吏輩率醵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盗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爲民與貪

吏揞官物入已者一同始府中勅斷追兩官罰銅二十斤後六日府中復遣吏來取出身文字殊不曉閤下覩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官物有文記準盜論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輕審刑者自為重輕不由二府茍務快意壞亂典刑丁度怒京兆不逐之翰也二相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上有怒意皆不敢承當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為讐者所快輦轂之下尚爾遠民冤濫孰肯更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

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己惟范公横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寛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揺髪蒼才爲大理評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

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嶸峵於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愬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掖垣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未有唯趙叔平不署且有削極言辨之可重可重舜欽素爲永叔獎愛故粗寫大槩辛觀過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爲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

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澆腸俗慮奔鶤鵬鷦鷯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歷乙酉十月書於姑蘇驛舍考其時葢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閑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爲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録予惜其流落

吏掊官物入已者一同始府中敕斷追兩官罰銅二十斤後六日府中復遣吏來取出身文字殊不曉閤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爲國計者豈不惜法乎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官物有文記準盜論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輕審刑者自爲重輕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丁度怒京兆不逐之喻也二相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上有怒意皆不敢承當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爲讐者所快輦轂之下尚爾遠民冤濫孰肯更爲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

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已惟范公横身當之皆得未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寛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揺髮蒼才為大理評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

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崷崪於胷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愬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被垣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未有唯趙叔平不署且有削極言辨之可重可重舜欽素爲永叔奬愛故粗寫大槩幸覼過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爲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

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澆腸俗慮奔鶡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歷乙酉十月書於姑蘇驛舍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爲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録予惜其流落

不傳爲載於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録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獒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

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携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

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閑自古英雄都如夢爲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邁衰殘鬢髮滄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淯一日遇巨盜於江中欲逼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思小曰均奴姓吳

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王顏那爲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敵騎駸駸戰艦驕春江漫漫濕金翹但將紅袖供歌舞却爲周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寇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寇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

不傳爲載於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録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獒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

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匆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携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

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
自古英雄都如夢爲官寳玉妻男宿業纏年邁衰殘鬚
髮滄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
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
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湑一日遇巨盗於江中欲逼之女
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吴

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玉顔那爲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敵騎駸駸戰艦驕春江漫漫濕金翹但將紅袖供歌舞却爲周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寇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寇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

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絶於梃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於廣陵建炎三年陷於敵係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輒擲身於地僵仆氣絶或自經或投於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已出軍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於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

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没賊怒因撞以矛乃没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旣賦詩闕子東注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弁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爲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

之髮膚儻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㣲婉直以爲游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蜾蠃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進士黄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

名謾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餠盤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着書生帽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畧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争先法耳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王猛載范雎入秦值穰侯行郡邑雎匿車

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絕於梃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
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
孝純官於廣陵建炎三年陷於敵係以北去每欲侵陵
之輒擲身於地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於井皆救而獲
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已出軍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
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於官其子造之挈
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
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

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撞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旣賦詩闕予東

注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弁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爲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

之髮膚儻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答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爲游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蜾蠃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進士黄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

名護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餅盤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着書生帽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畧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争先法耳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王稽載范雎入秦值穰侯行郡邑雎匿車

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且穰侯既疑有人當卽索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睢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强弱穰侯范睢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霊佺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氷卽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架者也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

子好武恐儌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衰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裒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葢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衞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

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衞生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秘藏不肯示人至於烹物命以

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容乃已且穰侯既疑有人當卽索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雎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强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靈佺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氷卽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者也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

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衰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裒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衞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

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秘藏不肯示人至於烹物命以

資乜筋一有適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效所殺不勝計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録論田横

邵公濟博著聞見後録云田横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爲不然方高帝時羣雄逐鹿惟田横最得人心

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於報賢人哉其意謂同心協力數百人萃於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之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於進退初無益於漢之成敗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間也其後爲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子房倡爲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遜當世耳目而邵氏

獨以道里遠近爲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邪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録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簾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后既上賔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甚德而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䫉濱龍川略志載進

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為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宜然至於是是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觸類而長之無所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

資七筋一有適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效所殺不勝計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録論田横

邵公濟博著聞見後録云田横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爲不然方高帝時羣雄逐鹿惟田横最得人心

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於報賢人哉其意謂同心恊力數百人萃於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之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於進退初無益於漢之成敗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間也其後為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子房倡為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遯當世耳目而邵氏

獨以道里遠近爲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邪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録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后既上賔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葢仁皇帝甚德而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碑誌極其稱讚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穎濱龍川略志載進

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爲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宜然至於是是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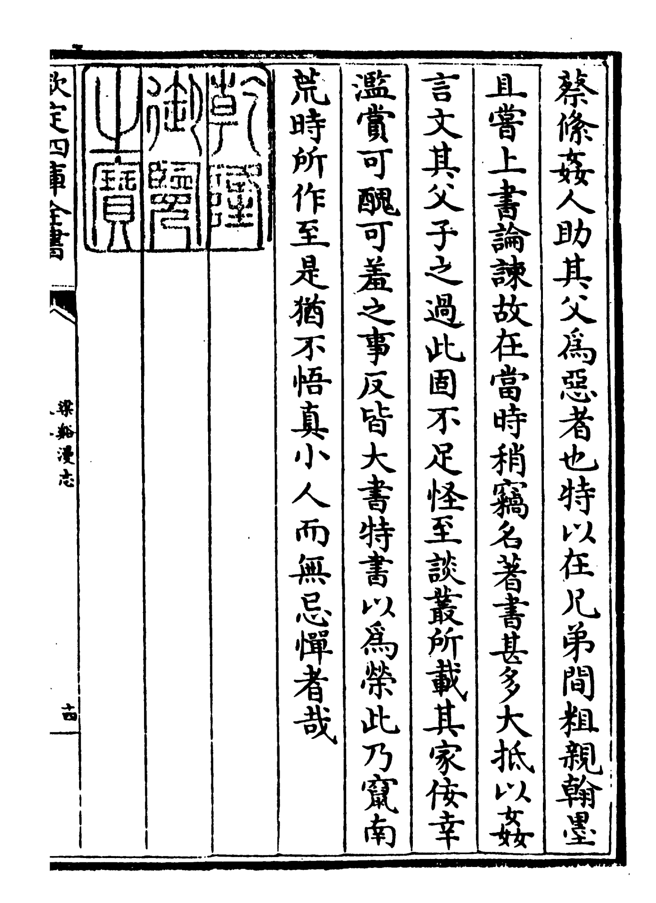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觸類而長之無所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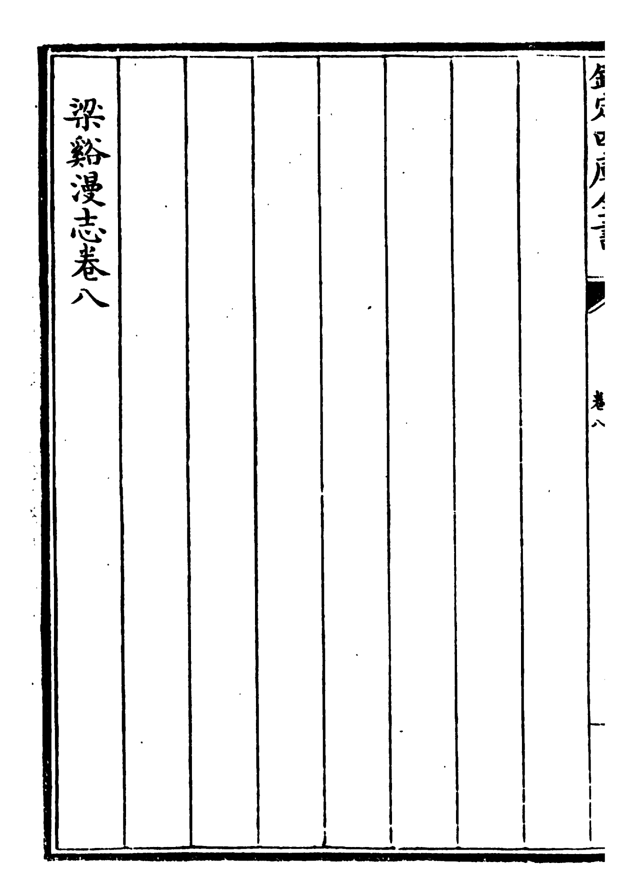
巨象曹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悅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此蓋因曹沖之遺意也

士人祈間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禄也



蔡絛姦人助其父為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間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倖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為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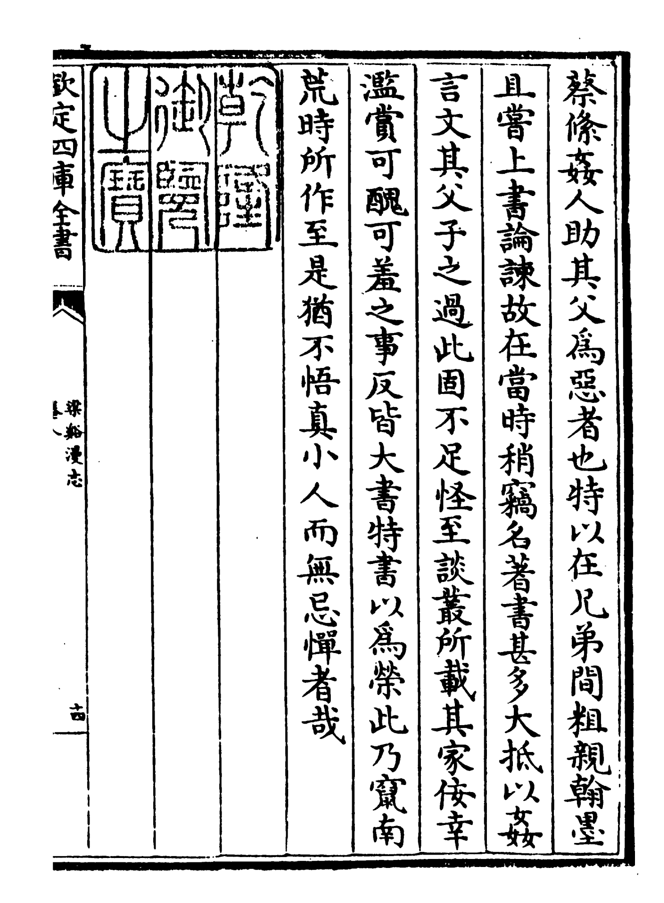
梁谿漫志卷八

巨象曹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悦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絶梁牽牛没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懐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此蓋因曹沖之遺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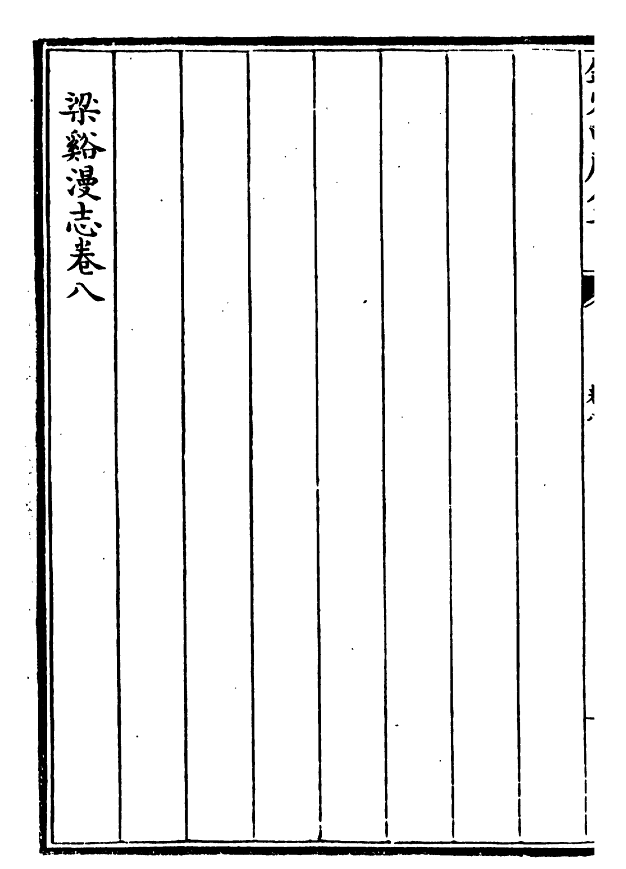
士人祈間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閒水濵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葢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禄也

蔡絛著書



蔡絛姦人助其父爲惡者也特以在凡弟間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倖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爲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梁谿漫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梁谿漫志卷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劉澐

梁谿漫志卷九

宋　費衮　撰

劉高尚事

劉高尚者濵州安定人家世為農生九歳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輙驗家人為築别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為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

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爲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携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之旣而敵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敵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

梁谿漫志卷九

宋 費衮 撰

劉高尚事

劉高尚者濵州安定人家世為農生九嵗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輙驗家人為築别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為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

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為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携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之既而敵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敵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

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曰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眞之論豈區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於袵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於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士食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産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

其後則貸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死於刑而死於兵蓋不知其幾千百萬桑弘羊開利説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鎛之徒皆用其説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挺與刄行政之弊一至於是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殺一

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學與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牓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寖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知其必有斯禍而爲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爲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

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事有專驗於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於一數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子容作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何清源第五做時從人筮

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曰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於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於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士食厚禄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夭殃不在其身而在

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死於刑而死於兵蓋不知其幾千百萬桑弘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鏄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梃與刃行政之弊一至於是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殺一

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學與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牓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寖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知其必有斯禍而爲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爲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

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事有專驗於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於一數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子容作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何清源第五倣時從人筮

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曰公凡遇五即有喜慶何以熙寜五年鄉薦中牓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於數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予嘗見人言日者閱人命葢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

二必倡言於人以爲異嘗略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户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況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筭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於

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鷔葛儆衣子子來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衘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即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亂散之文此官人竊爲已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

某請誦之即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靳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慙恚得疾幾死葛浮沈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乎即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

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絶因曰公凡遇五即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牓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於數者必能知之

諱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諱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絶者予嘗見人言日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

二必倡言於人以爲異嘗略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祗以一大郡計其户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況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筭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於

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絶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驁葛敝衣子子來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衘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即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亂散之文此官人竊爲已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

某請誦之即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靳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慙恚得疾幾死葛浮沈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乎即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

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携酒殽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晩若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栝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緪骨萎用蟹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殆嗜

蟹之癖而為之辨邪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爲鏌鎁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温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盌空腹胃虚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

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脉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

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携酒殽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丈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黙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晩若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栝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乗風淫為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絶不可理蟹續牢如緪骨萎用蟹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尭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説徒營營文潛為此詩殆嗜

蟹之癖而爲之辨邪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别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炰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温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盌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

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脉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

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棐言又曰予見

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昱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於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郎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

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橅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間虛幻留之不住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樂

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㢠子恩輒先及猶子既殁三子澤皆不及已而德彦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熙庚戌德方亦决科識者知其爲善之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讞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

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饑甚呉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棐言又曰予見

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旣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昱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於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

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橅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間虛幻留之不住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樂

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㢘子恩輙先及猶子既殁三子澤皆不及已而德彦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熙庚戌德方亦决科識者知其爲善之報焉

官户雜户

律文有官户雜户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讞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

邑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户再免爲雜户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雜户之總號非謂别有一色蓋本於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爲惟揚蓋掇取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然元

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敦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為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欒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别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甞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

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問他辭亦不容别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媲統羣仙又云争解繡勒香韉又云鑾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眞神仙語此等鄙俚猥

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爲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爲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

邑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户再免爲雜户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雜户之總號非謂别有一色蓋本於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爲惟揚蓋掇取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静如練之句然元

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敦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為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樂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

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虚
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六字坐中
隨聲擊節終席不問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
以為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
媲統羣仙又云争解繡勒香韉又云鑾輅駐蹕又云肆
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
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遊
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

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為雖東坡竄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為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為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

刄飛三尺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爲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掊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于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温使送木葉山思温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温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

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温不殺此二事略同思温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前言往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興辛巳敵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珓數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虺見於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人

敵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於廟後若數百人同時喑嗚叱咤者舉軍震恐卽移屯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於朝詔封神為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為僧

近世儒者絶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曽子宣丞相禮為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

又飛三尺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爲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掊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于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温使送木葉山思温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温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

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温不殺此二事略同思温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前言往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興辛巳敵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珓數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虵見於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人

敵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於廟後若數百人同時喑嗚叱咤者舉軍震恐卽移屯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於朝詔封神爲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爲僧

近世儒者絶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曽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

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隣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壁僕名如琳遍參諸方陳了翁闗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

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叙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爲僧法名正光歷住萬年國清諸刹晚主衢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以進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刹四

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侍郎檝羅侍御汝楫在朝或戲爲語曰侍郎侍御檝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爲二府掾屬徐敦濟康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崔盧

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爲首是亦自矜隴西著姓也然魏徵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爲婚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爲第一等於是益尚門閥諂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爲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禄山兼三鎮節度使而

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隣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髪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陳了翁闗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

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為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叙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為僧法名正光歷住萬年國清諸刹晚主衢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以進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刹四

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侍郎檝羅侍御汝楫在朝或戲爲語曰侍郎侍御檝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爲二府掾屬徐敦濟康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崔盧

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爲首是亦自矜隴西著姓也然魏徵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爲婚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爲第一等於是益尚門閥謟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爲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禄山兼三鎮節度使而

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九

梁谿漫志卷十

宋 費衮 撰

陸鴻漸爲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爲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别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呉興歴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

不傳蓋爲茶經所擯也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輙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𡚁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輙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

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九

梁谿漫志卷十

宋 費衮 撰

陸鴻漸為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為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别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

不傳蓋爲茶經所擯也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輙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獘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輙盡之落莫無聊頼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耶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

增損其姓字為廋語遂匿傍郡為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思求為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即留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為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

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
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
已而歸南徐實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賙其
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
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
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
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繐帷閽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
公巽默念此必范寮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

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銀器皿湯無孑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内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忘其名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郎張懷素也有妖術吕吉甫蔡元長

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於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去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佯謀不軌儲佯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佯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秘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

增損其姓字為廋語遂匿傍郡為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思求為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即留之時公巽叅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為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

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賙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繐帷閽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巽默念此必范寮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

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銀器皿蕩無孑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内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忘其名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卽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

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於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去率以為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秘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

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郎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

鐵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倅等坐死洎第
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逮湯湯惶駭
不測其由旣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
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
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
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

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層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鄞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舂陵有象祠乃

塑一象垂鼻輪囷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甞爲伏波將軍又皆有功於嶺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東坡作碑謂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圖志以睢陽雙廟爲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於人心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棻爲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

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郎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刄斫其腦不入以

鐵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倅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逮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既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横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

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層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鄞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

塑一象垂鼻輪囷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爲伏波將軍又皆有功於嶺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東坡作碑謂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圖志以睢陽雙廟爲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於人心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棻爲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

未並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邪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

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於臨安柴垜橋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程閤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蕃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晉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敵戰殁高

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弦絶脰死景入說賊被害舊廟建於延安之膚施縣有古碓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略三侯既廟食西邊每王師與敵戰屢施陰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廟於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於庭立死時時有三蛇出没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

秃天宇晴明變化數百往來游戲於庭卉芭蕉間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為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䰟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於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於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

未並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桀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

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揚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於臨安柴垛橋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程閣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蕃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普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敵戰殁高

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弦絶脰死景入説賊被害舊廟建於延安之膚施縣有古碑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畧三侯旣廟食西邊每王師與敵戰屢施隂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廟於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於庭立死時時有三蛇出没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

禿天宇晴明變化數百往來游戲於庭卉芭蕉間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爲陜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恵於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於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

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懣失意私念二相公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遂草殯於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然因題詩於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鳳池遊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傅說知幾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丘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予嘗

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於此其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羡得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强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被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

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盐亦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

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濾失意私念二相公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遂草殯於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然因題詩於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鳳池遊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傅說知幾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丘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予嘗

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於此其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强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

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屛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撚鹽亦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爲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晩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

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立或勸人裒金走建安刋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於廬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遽中乃着白衫諸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於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卧自如今請先生卧即舉而入棺予舊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游諸僧欲問其

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略如此

惠歷寺輪藏

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廹於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攜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寖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為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殽舉飲啖之斯須則偽為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

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詬哱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即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殽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縶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贖罪

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立或勸人裒金走建安刋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於廬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着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於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卧自如今請先生卧卽舉而入棺予舊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游諸僧欲問其

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畧如此

惠歷寺輪藏

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廹於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携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寖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為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殽舉飲啖之斯須則偽為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令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

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跏啍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即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殽饌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縶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隷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即口占其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宫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摶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初予妻之祖强公叔章通守 撒 爲臨安録事叅軍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之淵爲府學教授適學帑被盜

邏者夜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黄其姓者立於傍遂録送府繫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强公與府司户毛李中謀曰行之則汙辱士類爲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於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瑩尚書澄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强公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即於賦後判云黄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

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為盜寢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闤闠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為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

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令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縶之須翌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鼕鼕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㝫入約道人伺於外旣入其室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辭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摶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兎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初予妻之祖强公叔章通守澂爲臨安録事參軍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之淵爲府學教授適學舍被盜

邏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黄其姓者立於傍遂録送府繫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强公與府司户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汙辱士類爲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於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瑩尚書_澄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强公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卽於賦後判云黄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

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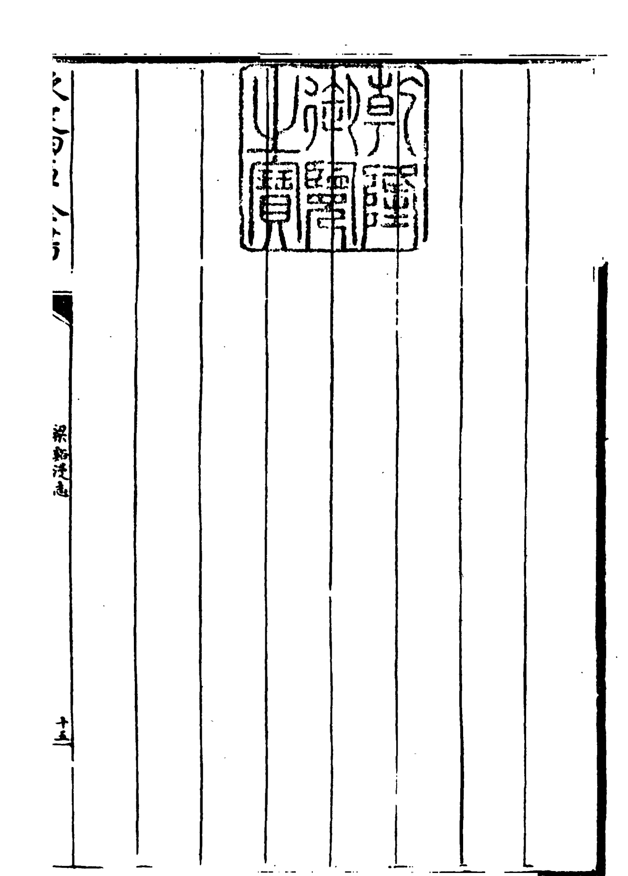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爲盜寖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闤闠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

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即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縶之須翌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即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鼕鼕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窓入約道人伺於外旣入其室

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即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窓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已不如殺之即拔刄斷其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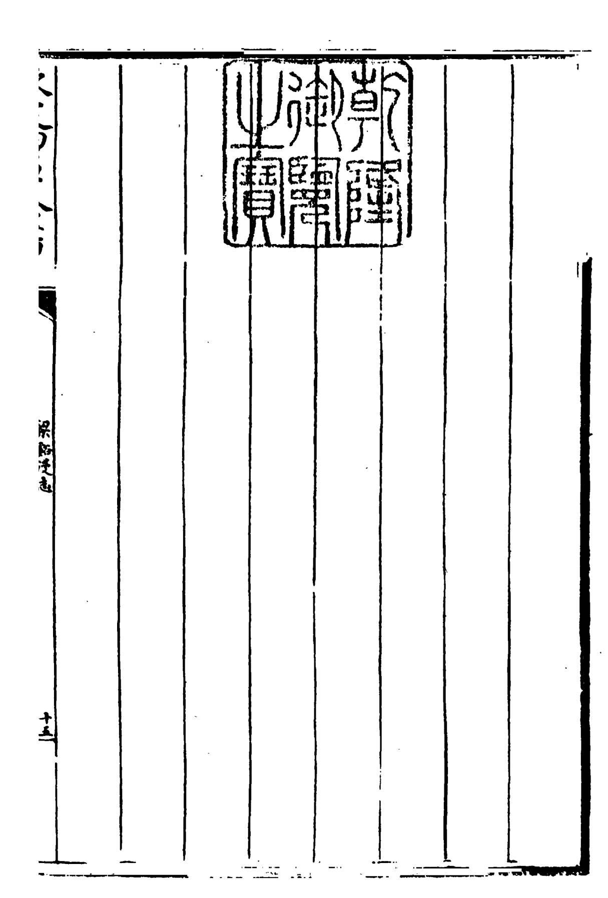
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凭茶几閲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觀彼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踈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紿我即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乾隆御覽之寶

梁谿漫志卷十

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盜目𠒋以百練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窓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已不如殺之𠒋拔刃斷其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户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

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凭茶几閲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邪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踈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紿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虚矣


乾隆御覽之寶

梁谿漫志卷十